



温州经籍志
高案本

分编
上
下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溫州經籍志外編卷上

瑞安 孫詒讓 編

宋

謝氏靈運永嘉記樂史太平寰宇記一百一

佚

太平寰宇記一百一建州浦城縣謝靈運永嘉記云有二浦
一曰柘浦水源出於建安吳興縣

案謝太守靈運沈約宋書七十七萬厯溫州府志治
行傳並有傳永嘉記隋唐以來史志書目並未著錄
太平寰宇記所引與孔六帖六引永嘉郡記柘林水
出建安吳興縣文同或即鄭記樂史誤題謝名然康
樂著述宏富且雅愛永嘉山水所著遊名山記諸書

亦多述永嘉山川勝蹟或實有斯記亦未可臆決隋
唐古籍百不存一疑以傳疑仍存其目為吾鄉地志

弁冕焉

鄭氏緝之永嘉郡記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雍正浙江通志
並作志誤

闕

劉宋鄭緝之永嘉郡記為吾溫地志第一古本隋唐志皆不
著錄惟太平御覽序目有之其書自唐以後久無傳褒然自
梁劉孝標世說注以下諸書屢見援引而御覽所錄尤鏗或
省文稱永嘉記記亦作志志記古多通用若張茂先博物志
亦稱博物記是也又有稱永嘉地記者疑原書本有子目地
記亦其一矣緝之沈書李史皆無傳惟隋志有孝子傳十卷

此敘政之付
劉孝劾易

二
2

唐志作孝子傳讚注云宋員外郎鄭緝之撰知緝之官員外郎而他

事蹟及籍貫遂無可攷唐志又載緝之東陽記一卷然則其

為二郡作記或嘗宦二郡或即二郡人皆未可定也其書敘

述州雅雖散佚之餘而晉宋以前舊聞墜記往往而在如爾

雅蟲之坑蕭繭它書皆無所見而此記永嘉八輩蠶有坑珍

可引證之樂清晉至唐並為樂城宋齊隋唐四史志悉譌城

為成南宋後為輿地之學者弗能辨也而此記正作城與李

吉甫此據舊鈔本及蘭陵孫氏校刻本異杜佑劉昫樂史甌陽志

馬端臨諸書合詳見溫州沿革表竝足斟覈經史 補闕誤徒以散

見羣籍艱於尋覽鈞履之儒攷徵弗及雖明陶珽嘗於諸書

中略采數條列入重編說郭此非陶南村原本余嘗于同年

本說郭六十卷乃未經所采既為疏畧又不著所出書不足

外編

以資攷證因攝摭羣籍重為哀輯凡得如干條校錄為一卷
陶氏輯本及明以來地志所引多不足徵信今並置不錄其原書卷數已無可考而六朝地志類無巨衮今所得雖不多亦足以存其槩矣吾郡文獻宗廖譚地理者厯據明以來地志俗書以為徵信即欲求宋元舊經已渺不可得此記遠出齊梁以上零珪斷璧無非壞寶是非留心地理者所宜珍貴哉己巳二月瑞安孫詒讓書於郡城之飛霞山館

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史部地理類永嘉記卷七鄭緝之撰不著錄初

初學記地部鄭緝之永嘉記曰懷化縣有蔣公湖父老傳之

先代有祭祀祈請者湖輒下大魚與之文部硯溪一源中多

石硯北堂書鈔文部同藝文類聚山部有柘林水有梧桐水有桃枝

水並稱永嘉郡記不著撰名

案鄭氏永嘉郡記宋以後久佚余從世說注諸書輯

其逸文為一卷記中所載山川鄉亭最為詳悉今多

不得其地如濤山上有大湖太平御覽九百十二西隄山東接

安固西接松陽初學記八甌水出永嘉山司馬貞史記索隱二十五○案

甌水疑即今村舊府縣志並以永嘉為甌江非也永嘉江乃惡谿下流原出處州與此異派也柘

林水出建安吳興縣梧桐水出松陽桃枝水出東陽

長山縣桃林之下並見白孔六帖六青田溪發源太湖御覽一百

九塵嶼有盧隈初學記八樂城縣三州府江有三洲對岸

有浦名為菰子御覽九百七十四硯谿初學記二十一際湖谿御覽九百

三十沐谿野去青田九里初學記三十樂城新谿口有螭

嶼御覽九百四十一君鄣山御覽七百五十九樂城縣石堂水口御覽九

五百五永嘉南漢賈思勰齊民要術五固陶村有小山御覽九百八十五

外編

七安固老山同並足餽補地志之缺附識之以誌後之精于與地者

又案諸書所引永嘉郡記書名頗多省易有稱永嘉

記者齊民要術二藝文類聚八十六虞世南北堂書

鈔一百三十八初學記七史記索隱二十五崔

龜圖北戶錄注上白九孔六帖九十四太平御覽六十

海錄碎事二十二嘉定赤城志三有稱永嘉地記者

十九無名氏錦繡萬花谷後集六有稱永嘉地記者

願爾雅翼二十六有稱永嘉志者太平御覽以所

引之文互相校覈實即一書今附列於此用祛疑誤

至通志府志作永嘉郡志則諸書所引悉無此偁不

知何所據也

其創經者太平御覽卷之五
事見目錄永嘉地志而之六
有口即海之永嘉地志
化於有海之永嘉地志
似亦字之傳誤

唐

無名氏永嘉圖經 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

佚

陸羽茶經一永嘉圖經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

案永嘉圖經御覽八百六十七飲食部亦引縣東有

白茶山一條與茶經合又百七十一州郡部溫州下

引圖經永嘉漢治縣之地後漢改為章安圖經上不

繫永嘉二字不知與飲食部所引是一書否永嘉於

回浦後漢章安即回浦所改圖經謂漢治縣之地乃

龔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及張勃吳錄之誤說辨詳

全祖望培綺亭集三十五

宋

李氏宗諤祥符溫州圖經 浣川集五

佚

戴栩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記永嘉州郭延袤十八里較諸雄

外編

藩會府雖不及賦列城則過之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數比
緇黃者稱寺觀目姓氏者兼藝能大畧有以辨識足矣質而
俚厄而未純者弗計也後乃文化寔成藩飾聿至祥符圖經
坊五十有七紹聖間楊侯蟠定為三十六坊排置均齊架締
堅密名立義從各有攸趣浣川集五

宋史二百六十五李昉子宗諤字昌武翰林學士右諫議本
夫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諸州路圖經

案祥符圖經見戴文子浣川集不著撰人通志府縣
志亦未著錄攷直齋書錄題八載蘇州圖經六卷李

宗諤撰景德四年詔以四方郡縣所上圖經重修校
定為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玉海十四作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錄一卷以大

中祥符四年頒下今皆散亡館中尚存九十八卷余

刊 依解題改

正刻竹莊七海亦作千
五万七千一老附錄三卷
此何從

2

家所有惟蘇越黃三州刻本耳又載越州圖經九卷

宗諤撰玉海十四祥符州縣圖經中興書目今存九十
八卷兗州至利州續書目圖經七十七卷台州至筠

州宋史藝文志三李宗諤圖經九卷據此是祥符圖經即李
宗諤所修其書修成後頒下各州謹藏玉海祥符州

上之又詔重定大小圖經今職方南渡後汴都祕籍
牒諸州謹其藏每閏依本錄進

盡歸散佚而諸州頒藏單本間有存者浣川所述即
是書也今依陳錄載蘇越黃三州圖經之例補著其
目備北宋地志之一種焉

無名氏樂清縣圖經良齋浪語集二

佚

薛氏季宣鴈蕩山賦注樂清縣圖經鴈蕩山三京灣按隋圖

原 京氏 不誤

二

外編

編高第著書

經云溪清如鏡無所不容躡之不濁唐刺史張又新有詩今名照膽溪云良齋浪語集二

案三原灣太平御覽七十五引永嘉郡記作三京灣

古字京原通用摺薛賦注則三原灣即今鴈山照膽

溪鄭記作于劉宋時已載其名則沈括夢溪筆談謂

鴈蕩山自古圖牒未言祥符中造玉清宮伐木取材

方有人見之乃無稽之妄說矣

周氏澂永嘉志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永嘉縣志誤今從宋史藝文志三

七卷宋史藝文志三

佚

嘉定赤城志四十永寧置縣始漢永建四年至吳以孫綝為永寧侯韓晏為永寧長蓋此地也今永嘉本古永寧縣分置

故永嘉志云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之嶠南永寧立永嘉郡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寧置樂城縣隋開皇九年平陳郡廢改永寧為永嘉縣隸枯州大業初郡復置縣仍屬焉唐武德五年以永嘉縣置東嘉州領永嘉永寧等縣正觀元年州廢省永寧隸枯州然則永寧蓋嘗屬溫與處矣萬厯溫州府志十七宋知溫州軍州事周澂左朝請大夫知瀋熙二年浚河道政事修舉委教授徐嘉言編永嘉志

案瀋熙永嘉志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萬厯溫

州府志二十七並題徐嘉言修

乾隆府志作永嘉縣志誤此郡志非縣志也

蓋周澂為州守實主其事纂輯則出嘉言也惟宋志已題周澂今其書又復不傳嘉定赤城志及方輿勝覽九所引永嘉志並不著撰人未敢以地志孤文輒

袁氏采樂清縣志

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八

佚

直齋書錄解題八樂清志十卷縣令信安袁采君撰

案袁知縣采萬厯溫州府志治行傳道光樂清縣志名宦傳

並有傳

元

馮氏復京樂清縣志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自敘按周官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皆大司徒之所周知而當會者四方之志外史

潤

道元志卷
首原脫此
肌補

掌之然則郡縣之有圖志其來遠矣任民社之寄修典禮之常其敢眛為迂不切之務哉洪惟國朝肇造自西北包括盡東南取開闢以來分裂破碎之區宇而混一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環嚮而內附天下之定於一未有若此其盛則夫輿地之間所司之務土壤之物宜與夫革命以來所損所益之大政令皆當列入志書以備天子史官之採錄乃臣子職分之當然而或者以為非期會簿書之所急則不敬莫大乎是余嘗佐州昌國即以是為第一事亦既編摩鉅梓以補是邦之闕文矣竭來茲邑首訪圖經無復存者顧於僧司得一摹本乃高熙己亥所作詎今百二十餘年章既漫漶卷亦殘缺亟以暇日整葺所存搜訪其逸事不闕於風教物不係於錢穀詩不發於性情文不根於義理皆一切不

取定為傳信之書庶非無益之作境內山川圖諸卷首抑亦
觀民風者之所望於下邑者也惟區區迂腐平生所學志在
有用幸獲備牛馬走於窮山遠海之鄉濡毫操簡僅能施諸
州縣之乘以為官常盱固可陋已亦可念已大德甲辰正月
癸丑朔判樂清縣事馮福京撰道光樂清縣志卷首
道光樂清縣志七元知縣馮福京大德七年 十一樂清縣
志元大德甲辰邑令馮福京修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八馮復京潼川人官昌國州判官

案馮復京雍正浙江通志萬曆溫州府志秩官門道光樂清
縣志職官門並作馮福京攷原敘云郡縣之有圖志
其來遠矣余嘗佐州昌國即以是為第一事亦既編
摩鈹梓云云而 四庫總目載大德昌國州圖志元

馮復京郭薦同撰錢氏元史攷則馮福京當為馮復
京無疑樂清志明以來久無著錄復京事跡亦無可
攷地志展轉修改遂致姓名譌舛今謹據總目及自
敘攷正之

明

無名氏瑞安縣志千頃堂書目七

佚

千頃堂書目七瑞安縣志永樂乙未修不知作者

汪氏循永嘉縣志

十六卷桃谿淨臺七

未見

謝鐸序溫在兩浙為名郡永嘉又溫之巨邑也蓋自宋以來

儒碩薦紳項背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五百年于茲矣
邑舊有志歲久殘缺且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弘治戊午
新安汪侯循來宰是邑既明年通政人和乃取舊志而參酌
之總之爲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玄緘來請予
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古者邦國之志小
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自爲志所以紀二方之
事若晉楚之乘與檇杙是也四方合而爲志所以紀天下之
事若周之職方氏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有恒職而一統有志
藩省郡邑亦各有志則猶古之遺制也然一統志采之天下
作之朝廷其體重其勢疎則其爲志也固在所當略雖欲詳
之亦有不可得而詳者矣自朝廷而藩省自藩省而州郡以
至於邑天下之勢蓋於是乎極則其志之爲體昔所可略者

於此不得而略昔所不得詳者於此不得而不詳況夫永嘉
爲附郭巨邑郡之體統亦將於是在矣然則是志也安得
而不作其作之也亦安得略之而不詳哉夫志不特紀已往
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監焉蓋於建置沿革可以見世代
之紛更於田賦物產可以見世變之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
見世道之污隆於詩文政績可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視
其善者以爲法視其不善者以爲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
蒞其地者皆一舉目可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汪侯作
志之意亦或古者小史之遺意也因推而序之不識以爲何
如桃谿淨臺七

明詩綜二十七下汪循字進之休寧人弘治丙辰進士官順
天府通判有仁峯文集

案汪仁峯永嘉志今無傳本王西華嘉靖永嘉縣志序稱太平謝文肅公有永嘉志序而未睹其書則此書當時疑未刊行也

國朝

馬氏騰霄平陽縣志

八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自序在昔太史採詩以觀十五國之風故土之厚薄俗之貞淫備得貢諸天子已而詩亡史散於天下晉乘楚檣杞魯春秋記注不同而勸懲之旨從同至漢子長則另出手眼綜撫古今自爲一史至今讀之山川人物世家年表政事文章貞淫得失較若列眉豈非古今著述之一大觀也哉厥後諸家

倣之自京洛都會泊海壖巖邑亦有成書此平陽縣志所以作也予自丙戌改元奉——天子簡書吏於茲上下車清問手繡是書見夫山川人物世家年表政事文章貞淫得失不異子長獨其綿世寢邈簡篇殘落怏怏久之亡何邁亂殫思捍禦五越年所迺茲朝食間繹前書每念先令王朱數公不可企及公能修之於前予不能踵之於後所滋愧耳用是謀諸薦紳肅請鴻儒陳文謨杜汝懋徐有說孫子詞徐鏡等校讐修輯務爲信史故前有美而必彰後有芳而必擷集思論次踰年始成於是攬其山川人物世家年表政事文章貞淫得失犁然不爽噫推斯志也其與子長爭光日月可也或曰以子長之才之識孟堅猶且誚之子胡易言史耶子予否否夫志與史異史者褒譏勸懲其旨顯其辭嚴志者有褒無譏有

勸無懲究之褒勸之功深於譏懲故其旨隱其事備微同而異孟堅不得而謂云後之君子其詳繹之不特製錦視成籒有良書所謂一道同風其在斯乎予敢告諸來者上之太史貢諸天子願敬拜焉謹序順治辛卯蜡月乾隆平陽縣志十九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平陽縣志八卷順治辛卯知縣馬騰霄修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平陽縣志八卷 國朝順治辛卯令馬騰霄主修貢生陳文謨等纂

崇馬知縣騰霄乾隆平陽縣志名宦傳有傳

王 氏 曠 溫 州 府 志

三十二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溫州府志三十二卷康熙乙丑

汪曠修

乾隆溫州府志十七知府汪曠江南婺源人拔貢二十三年任修溫州府志

施氏 鉉 平 陽 縣 志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佚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平陽縣志康熙癸丑知縣石金和主修訓導施鉉編纂

乾隆平陽縣志十訓導施鉉平湖人康熙九年任

林氏 天 楨 泰 順 縣 志

四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泰順縣志四卷康熙癸丑知縣林天楨修

案林知縣天楨雍正泰順縣志名宦傳有傳
劉氏可聘泰順縣志

四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泰順縣志四卷康熙癸亥知縣劉可聘修

雍正泰順縣志六知縣劉可聘遼東人康熙二十一年任陞四川潼川州知州

朱氏國源泰順縣志

十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存 雍正己酉刊本

從來志與史異史並列善惡嚴褒貶而志則僅錄其善雖片長不遺焉然其書之體首列星野職方而戶口賦役人物藝文襍祥之屬以次排纂與史無異且由邑而郡而省各有志彙以上諸史館備紀載所採擇取一善而不善者知勸褒者嚴而懲勑之道抑寓有關於治化不淺詎以彈丸之地而忽之哉余自奉命觀察浙東環十五城皆瀕山海之區

土瘠而地偏思所以振興而拊循之者固自多方先必攷其山川風土之宜參以古今事會之變乃索兩郡邑志大都殘闕失次於中完好足觀者少屈指數兼處州舊府志久亦不傳遍訪未得每竊擬就兩郡縣成書芟其煩蕪掇其精英益採近今傳聞之信而覈者補所闕遺統為甌括一志以貽來

者而未遑也頃泰令朱君手其所修纂邑志來謁取而覽之
條理井井不必越前人之範圍而不濫不漏亦犁然有當於
作者可以該一邑之大觀矣夫泰故爲羅陽鎮前明析瑞平
二縣之近鄉而設治於斯西南趾連閩之福安壽寧東北毗
於青田景寧山谷叢箐皆亘數百里方域雖不敵古大諸侯
地亦巖邑也土產唯秔稻入僅足支一年舟楫不通商賈罕
至又山高苦旱稍不雨歲輒告歉民之生其地者亦幾瘁矣
然以僻處叢爾人皆重去其鄉男耕女織鮮惰窳不力作者
俗固儉嗇綺羅文繡無出焉故侈靡之習不長猶有唐魏風
邑誠小安在其不可治也朱君旣子斯邑之民疾痛疴癢關
乎一身所以拊循而振興之者當不獨志之爲而即斯志以
觀則相其山川原隰而勞農勸墾以厚其生因其風土人物

而教導鼓舞以正其德融會乎古今沿革損益之義而布為
政刑施諸條教使之家喻而戶曉焉蒸蒸然一邑之風氣日
臻於上則信乎 聖化之普被於陬澨而稱其職者之

爲良有司也志之道通於史而扶善以勵不善勸懲具舉其
有裨於治化者又豈獨一邑然哉是爲序昔雍正歲在己酉
孟陬月上澣 賜進士出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使司
副使分巡溫處道今調杭嘉湖道加一級前吏部考功司郎
中翰林院庶吉士琅琊王欽福撰

歲甲辰余奉 特命來守甌郡郡邑五而泰順為末邑
其地介在閩括居萬山之巔初名羅陽鎮爲瑞安義翔鄉景
泰壬申依尚書孫原貞奏割安固橫陽幽遐之鄉益之而設
爲邑賜名泰順此泰順之所由來也地荒僻而俗簡率宰是

邑者歷經振興漸就文物迄今幾二百餘年士習民風蒸蒸日上變矣朱君來宰茲邑淬精勵治百廢具舉公餘之暇搜羅舊志苦多殘缺因與老成紳士博考參訂而重修之今幸告竣而請序於余余披而閱之見其庠序田廬井然有條山川人物犁然可覩補舊增新因名核實明備之中可以徵信纖悉無恨矣余聞泰志始成於萬厯邑宰王君克家重修於崇禎邑令涂君鼎鼎兵燹後鮮有存者今得朱君更重輯之泰雖巖邑得茲備志而所謂士習民風蒸蒸日上變者不更較曩昔而炳蔚可觀也哉嗟乎銅墨之長類皆傳舍其官簿書之餘誰復留心邑志如先君者能以文章飾吏治攷古傳勒成詎典亦可謂難矣余閱此志為泰人喜而竊嘆朱君之為功於泰邑洵非淺鮮更可與王涂二君後先並傳云是為序

雍正己酉之歲孟春月吉
賜進士出身特授中憲大夫知浙江溫州府事今陞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溫處道芮復傳撰

今國家混一區宇荒陬海外罔不率俾故志修一統為前古
以來所未有然統志以下有郡志有州志州郡分之有縣志
猶大宗之有小宗江海之有支流也其書較州郡志更賅且
悉昔子朱子令建康百度未舉首閱志書非迂也良以是書
也一邑之形勝具焉歷朝之興革備焉民俗之漓漓載焉戶
口稅歛之贏縮詳焉風土人物之隆替著焉其他可以供省
覽廣見聞者又不可指屈數也取而閱之而緩急輕重之間
乃無所施而不當志之有裨於治也亦大矣哉歐郡舊縣有
四明景泰間始割瑞安平陽地而縣治之則泰順之為邑也
近非若滄桑幾易者之杳乎不可攷也然源承泛茲土廣咨
故事雖章縫耆宿之士亦鮮有能道之者欲求其志而遺版
盡矣即間有携其書至者非失其前即闕其後而存者亦多

之

塵汚蠹蝕魚豕傳訛莫窺全豹源遂怒然興感謂泰之有志
至明季已兩修曾幾何時而竟若是則遙遙九十餘年其湮
沒而不可考者又可勝道哉迺於戊申清和吉開局於邑之
文昌閣延名獻而續修之上徵郡志下逮芻言訪之惟恐不
得得之又惟恐不真然而遲之數月須之又久而所得者猶
覺闕如則何以故蓋泰爲兩浙末邑壤僻民稀都省分域皆
峻嶺崇山嶮巖岨峯每至一地所經者必攀藤蘿步仄徑熊
虎之所游蛇虺之所蟠惴惴焉虞有不測之禍源年來桑田
勸課嘗策杖而躬歷之以故民有終身不入城市至老死不
見官長者則雖有良材懿行而傳聞不遠匿跡銷聲固其宜
也況泰邑力田務本比戶皆然即士之游學校者亦盡殫意
於農畝之中而出其餘力以攻帖括應課試復何暇留情採

輯作稗野史成一家言以爲異日之文獻哉故源於是志遲
之雖久而未免有闕如之憾者此也然心雖闕如而還念此
志不就因循歲月則此塵汚蠹蝕與今之存什一於千百者
將俱與荒烟冷風而皆盡予懷滋戚矣故始之闕如者又不
覺轉而躍如也第此邦之田歲收一稔偶遇水旱即縣磬興
嗟而且商賈絕踪桑麻罕植富而教之使之樂盈寧而穀士
女慶彙征而拔連茹始不負

聖天子保惠作人之意

奈源材力謏劣每兢兢以弗克負荷是懼故今雖自喜其志
之成而猶未敢須臾少安也是書也秉筆而司其成者家孟
廷琦也其相與討論而增削者曲阿孫君嵩也校讐者膠城
歸君燿而廣蒐輯共商訂者則邑之潘君仲溥包君惟儼周
子奕燈周子珍潘子弘璽等諸茂才也昔雍正七年己酉孟

冬月之吉日文林郎知泰順縣事加一級上海朱國源丹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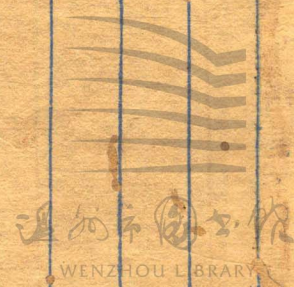
撰
秦灼序 不錄

喬世臣序 雍正己酉 不錄

張坦讓序 雍正己酉 不錄

羅秉禮序 雍正己酉 不錄

李發枝序 雍正己酉 不錄



五

編高第書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泰順縣志十卷雍正己酉知縣朱國源修

雍正泰順縣志六知縣朱國源號丹臺上海人保舉雍正四年任

案雍正泰順縣志分輿地風俗營建祠祀賦役官師選舉人物襟志藝文十門采摭既為疎略又漫無義例如選舉苟及內官藝文不載經籍人物一門蕪濫尤甚秩異嗇夫輒標農官之目年逾中壽便坳人瑞之篇詭題謬例展卷皆是至於吳陶包董諸大族譜謀流傳往往偽造科名虛張官閥亦復不能攷正反

據羈補其凡例自謂分類雖仍舊志而參互考訂頗具苦心今以其書覈之殊不踐其言也

張氏坦熊玉環志

四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存 雍正壬子刊本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一夫不獲方隅未化亦必加之意焉非徒以廣土眾民已也官保尚書李公總制兩浙痼瘕民瘼情殷國事凡省會都邑之地雖已治已安罔弗思深而慮遠至山陬海澨復殷殷注意蓋我——國家聲教訖於海外郡臺灣而邑定海幅幘既長鯨鯢靖影尤必防微杜漸以圖海疆永固之謀覘知玉環橫亘海中為溫台之門戶察其形勢深邃遼濶易於藏垢納汙瞿然曰其田

地肥饒可耕其山海要害宜守夫孰非——聖天子之疆
索哉奚忍以草萊而輕棄之也爰請展復于朝題熊以董其
事如建官設汛招徠開墾諸大務一一預定其規模復區畫
指示面命耳提詳明周匝熊於雍正五年三月委至茲土率
由奉行宣布——皇仁遍張憲示首事招徠先民之急相
度川原林麓之區卜宅授田開河濬溝除道成梁築塘建陡
爲上錯爲中錯爲下錯分三壤以定厥賦正經界以盡地利
貧而無力者請爲之借種助耕家有餘粟者又爲之通商惠
工斯民所以相生相養之道罔弗曲盡而靡遺於環山之中
青地勢平行卜築而城焉而官舍而倉廩而營房而神祠次
第具備東西朔南爲臺寨爲汛防爲塘鋪爲快哨星羅碁布
武則陸路以固其內水師以蔽其外文則團練遊巡於各口

保長稽查於輿中斯墾民之大集而有以永奠厥居也至不
耕之民則刮土煎鹽足資衣食或以漁爲業則禁革陋規止
徵塗稅其閩浙淘海船隻千帆叢集遍遊洋面奸良混淆查
明進出口址收其牌照驗其年貌俾輿外之奸匪無由而入
即輿有奸匪亦無從而出以故數年來海宇寂寧商漁樂業
莫不曰此玉環扼要據衝之所致也今日者城垣塵舍翼翼
鱗鱗禾黍桑麻離離或或而又河道天開舟帆咸利回憶入
山之始滿目荆榛新附之民鷄衣藿食一旦出作入息鼓腹
含哺商賈雲集行旅載途共游於光天化日之下不誠於環
海之民有厚幸乎此皆我——皇上仁恩普被上膺天眷
以故川嶽効靈萬物各得其所而制府李公體國經野之碩
畫足以光天壤而昭來許然而山川風土之宜小民樂利之

源凡夫風氣初開新疆景象不一一為之編輯將後之觀風者亦何所藉以考焉爰是首刊題奏議詳圖其星野險要紀其田賦典制箋其風物事宜而以人交附綴於後為志四卷則誠有不容已於縷述者也是為序時雍正十年歲次壬子應鐘月溫台玉環清軍餉捕同知加二級紀錄三次張坦熊書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玉環志四卷雍正辛亥同知張坦熊編輯

玉環志三同知張坦熊字男祥號郎湖湖廣漢陽府漢陽縣人康熙辛卯科舉人初任浙江嚴州府桐廬縣於雍正五年三月初一日委辦玉環墾務於雍正六年六月初九日陞任案玉環山明以前為濱海荒島舊無紀載 國朝雍

正五年浙江巡撫李衛奏開其地始築城設清軍餉捕同知駐防其地以桐廬知縣漢陽張坦熊為之玉環志四卷即坦熊所刵其書前無所因故所載掌故寥寥不能數葉而奏報公牘幾居全書之半輿圖則備繪全浙海口軍制則詳臚火器形製皆未免橫滋支蔓務盈卷帙至於榴嶼舊聞如初學記五引永嘉郡記所偁地肺山水心集二十一所偁天富北監在玉環島上及濮陽李寬知監事宜人鄭氏墓誌銘之類並未能旁稽遠討而未卷所載藝文乃錄坦熊自作詩文連篇累牘殊嫌蕪歲未足備土訓之選也

章氏昱吳氏慶雲瑞安縣志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九章昱乾隆八年任瑞訓瑞志不戒於火散
失殘闕久無成書昱修明搜討舊志即其所輯 九瑞安縣
志一修於乾隆己巳邑令陳永清延司訓章昱邑人吳慶雲
等修

案吳慶雲事蹟無攷

齊氏召南汪氏灝温州府志

三十卷

存乾隆辛巳刊本

乾隆辛巳夏余以校士赴温州取道芙蓉邨沿大海而行數
十里閒居民率障海塗爲田田斥鹵不可治生計甚嗇然林
木蔭蔚中見鴈蕩諸峰峻嶒戍削泉瀾瀾循澗流自樂清以
南則土田衍沃襟路帶江望若刻畫嘉稷垂垂然就熟比至

沈

郡而城郭樓櫓雄奇瑰麗蓋浙東一大都會也斟城李君來
守於茲數年矣敦厚質實百廢具舉其於牧民之道教士之
方若饑渴之於飲食蓋其性之所嗜既而手出一編曰此溫
郡新乘也先是漶漫已數十稔今始葺而成之受而卒讀然
後版輿之阨塞戶口之登耗人物之盛衰風俗之厚薄及往
代名賢文章政績瞭如指掌蓋可坐而知也夫溫在漢以前
本東甌國與閩越並屬荒服自漢徙其民於江雒之間而奇
麗山川僅爲甌脫逮典午以後王謝諸君受而牧之弦詩肄
禮風氣日上而山川之孕靈胎秀積久後發者亦適會其時
磊磊焉大顯於世建炎之初高曾一駐蹕其後洛學南興而
將樂延平之緒再傳遞行遂盛於溫一時號爲小鄒魯嗚呼
豈不以其人哉今余縱而覽焉其地萬山翳阻扼八閩之吭

控明蔽括偶一蠹動伏莽如蝟不可爬梳又三面距海自孫
盧以舟師走險腹蟹瓊結代有氛警勝國初元方氏遂欲以
閩搖自爲即中葉島裔出沒亦惟溫最當其衝是故海不揚
波則溫據土田之利有山澤之饒氣清且淑洵爲樂土而魁
才秀士敦詩說禮者亦傑出而不窮如宋以來是已方今大
化翔洽遐邇同風溫之人之休養生息於堂筵室几中者百
餘年矣山夷狡窟溟息沸波木榴之嶼疆以周索屹然爲郡
巨防而生齒之數日益蕃磽确之壤日益闢魚鹽絲枲之利
日益滋非
聖天子德教深博無涯涘而二三有司以
能奉揚仁風與民休息其孰克致此乎夫因勢利導者上之
政也董德善良者下之化也今溫之山川風物終古猶是俗
亦弗敝於古而人材之盛推校濶絕豈所靈所鍾有時而啟

不可歟抑教之者無其方學之者無其術也予滋慙焉故
覽斯志而不能無望於溫之人慎毋忘宋以來鄉先正之遺
風而思以道德事功一吐山川之奇則李君拊循教誨之功
且與鴈宕諸峰埒矣爰書以貽李君而歸其帙肯乾隆二十
有六年七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浙江學政晉寧李
因培書於永嘉江上之雙溪舟中

值

乾隆十六年冬蒙恩陞擢甌_越枯浙東數郡旱魃爲灾哀鴻遍野大憲迫余抵任隨兼程甌督理海運賑撫各事宜及一切文教未遑也次年夏始葺東山書院而新之延師課士其中同時獲雋者三人然而青灾之後宵小潛滋因請於上憲巡查兩郡十五邑一廳舟車所至期年始遍凡民風土俗文物

域

山川以及道里之修短都邑之沿革靡不博採諮詢貯之行笈蓋雖越澗度溪羊腸絕巘向日長吏所足跡未至者莫不躋險以登向日按圖考索而不得其準望者已於今親歷之詎不甚幸與獨是今昔異宜質文遞易必得參稽志乘庶幾得所依據乃披閱各志半皆殘缺漫漶因與守令諸君商畧釐訂若處屬各邑亦復漸次修舉惟甌爲漢古郡東至於海南至於閩北至於鴈宕西至於枯蒼其閒山海交錯烟戶鱗接匪獨區域之景光疇曩之蘊秘積焉已焚而巨人長德之因時閒生鴻章鉅製之應期有作異見疇聞纍纍不盡自非網絡古今囊括記錄則小司馬所云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未可爲通學也時郡守俞公永邑崔君皆曰善乃相與糾集五邑之紳士各捐費若干天庥滋至民慶有年無大無小

從公于邁不數月而集費已得若干緡乃上報大憲咸曰可
并命延少宗伯次封齊公徵君西灝汪公總裁其事于是擇
吉具書幣設局于杭廣集羣彙分門別類重爲釐葺蓋丙子
十月事也嗣余適奉檄兼理鹺郵得以時過萬松與宗伯商
訂裁益閱九月而各門俱竣惟鹽法田賦人物諸門尚須綜
覈典要始成完書時甌江太守斟城李公甫抵任來謁余具
告所以太守欣然力任其事遂以草本畀之復于戊寅開局
於甌補所未備期年而工竣余以丁艱去不克就緒然得李
公銳意踵成既命永學趙廣文主之復擇紳士之賢者分其
任廩既月給冠蓋時至俾余未竟之緒迄用有成蓋振幽翳
備窺涉詞覈理舉則賢太守教民型俗之方於此具見而大
憲修舉廢墜之意亦用是頓慰其功較始事者而愈烈矣余

因太守以書來請不揣蕪陋弁言于端以誌余之未逮云乾
隆庚辰正月前任浙東觀察使者婁東朱椿拜撰

溫州府志闕修者蓋七十餘年前太守金公議纂輯而難其
事歲丙子觀察朱公太守俞公以爲失今不圖後愈無攷遂
奮然舉行假手當代宗工設局於會城之萬松書院成有日

矣而朱公俞公皆以艱去予蒞任復設局警校若鹽法若戰
艦若海運皆補前志所未備既訖工遂著其本末而序之曰
溫之爲郡始於閩君搖助漢封東海王後雖爲漢縣介在蠻
彝久矣無聞於中國自江左偏安而山川之奇始顯洎有宋
崇儒而道學之傳聿分其水土所生神氣所感漁鹽蠶蛤絲
泉竹木以及都人士女簪組閎閱之盛屹然爲浙東大藩至
於今不替試按籍而稽疆域之廣輪建置之沿革師田賦役
之代更文物聲名之迭起節目紛如而歷世滋久志之不可
缺也明矣竊嘗論之溫郡前有大海後阻重山水陸相錯走
婺括馳明台扼八閩之吭而拊其背元明一統而海上有事
溫郡輒首受其衝我——朝聲靈赫濯度越前代薄海內外
罔不率俾小醜震鄰不崇朝而底定百年以來休養生息涵

濡於德化之深而又安不忘危防維嚴密宿重兵者七萃備
哨巡者百艘是以桴鼓不驚海若效順民生其間會先疇而
服舊德說禮樂而敦詩書何其幸也然而問謠俗之得失驗
物土之盈虛昔之敦龐淳固者漸且變而囂凌昔之碩大繁
滋者漸且虞其耗竭觀于學校而子衿城闕佻健時間小鄒
魯之風胡不嗣音也將滔滔樸散風會必趨抑節宣而陶冶
之者非其道與前事不遠展卷披圖當思山川無改於舊而
儲英挹秀何以衰盛殊觀土田日闢于前取多用宏何以豐
歉不一賈子曰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繼自今相與講
讓型仁更化善俗導迎扶輿清淑体和之氣以無負——聖
天子一道同風之至意固守土之責而亦耆老大夫縉紳先
生之徒所當倡率而延及齊民者也若乃探夢州之遺踪問

容成之故蹟登臨憑弔僅供摛華挾藻之資則亦與書肆說
鈴等耳何取乎汲汲修輯也哉蓋張官置吏原以為民而紀
事纂言期于垂教余故因書之成而撮其大端如此其他徵
文考獻之詳畧發凡起例之是非覽者當自得之茲不具論
乾隆二十有五年歲次庚辰正月東甌太守斟城李琬撰并
書

明山序 乾隆庚辰 不錄

徐綿序 乾隆庚辰 不錄

賀長齡 皇朝經世文編姓名總目一齊召南字次風號息
園浙江天台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禮部侍
郎有寶綸堂集及水道提綱

案乾隆温州府志分三十門曰星野曰疆域曰建置

曰山川曰城池曰公署曰學校曰兵制曰祠祀曰田
賦曰鹽法曰水利曰關梁曰風俗曰物產曰封爵曰
職官曰名宦曰選舉曰人物曰寓賢曰列女曰古蹟

曰冢墓曰寺觀曰仙釋曰經籍曰藝文曰祥異曰雜
記其書為齊侍郎召南及汪鴻博沆所定

沆號槐堂
仁和人乾

隆丁巳舉
博學鴻儒據朱李兩敘則初定彙本鹽法田賦人物

諸門尚未卒業後李琬別於温州開局補修乃得成
書今核其記載大抵以萬麻王志及康熙汪志為藍
本而稍為訂補徒以齊汪初纂開局遠在杭州采訪
既難編輯復畧及乎郡中續補則復任意彛改漫無
義例書成之後又未經原纂之人精為核定故疏屬
外誤展卷皆是家大人著甌海軼聞及詒讓此志隨

事辨正殆不下數百條茲不詳著末卷襍記門坳息
園閒識十六則為齊侍郎所記其論修志不無遺漏
一條舉宋史袁燮知溫州舒璘知平陽諸事補舊志
之闕知所補正亦止職官一門此外不甚留意至於
名宦載王右軍條不知右軍為永嘉太守說始祝穆
方輿勝覽九瑞安府下文學之餘盛一條於永嘉諸儒
在朱門者誤數南城包顯道敏道詳道諸人顯道名揚敏道名
名遜詳道名約皆南城人見宋元學案七十七儒林宗派十舊志儒林傳誤以為永嘉人故侍郎亦沿其
謬及證亦未精審蓋侍郎雖號博綜溫州典故非所
諳習宜乎此書不能遠勝舊志矣

永嘉縣志

二十四卷

六
正列在末卷後

存 乾隆辛巳刊本

嘉於甌為附郭邑環山衛海人物繁夥夙稱東南冠冕者也
邑令崔君經術飾治政通人和諸廢具舉以暇脩新志若干
卷今且以報最去而刻適成乞余序之余為之慨然曰事有
不等於撫字催科之急而實關風俗人心之不可緩者志是
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其時諸侯亦各有史記後漢光武
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
名德光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推其本原皆史類也夫
彰往察來辨方類族將經制執事裨政庇民胥于是乎寄志
固可終緩歟而俗吏多急近功或藐焉而勿事或事之而他
而中止顧惟斧藻其治上呼則胥趨上畫則胥諾薰心於
章程律令而簡夷乎故實文章不幾于繭絲乎哉故嘗謂令

效于其職無緩急也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在其職而以為
緩者不足為則進而丞倅進而一郡之守更進而監司位愈
尊則愈易曠名愈高則愈易諉嗚呼又豈有績用之大可見
耶余銜命觀察承——國家累洽重熙之後朝夕孜孜以冀
宣布——聖天子浹髓淪肌之化心喜崔君之能治其所急
而亦不慢于緩愈以見緩之無非所急故樂為之序且以自
勗焉若夫編書之精審文例之謹嚴則固有日之所共賞不
具贅云爾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秋八月鐵嶺徐綿書
永嘉志修自康熙二十一年閱今歲久版剝落散失存者不
及十之三人家亦無完本余下車以後即有志重修而未逮
歲乙亥觀察徐公郡守李公雅意修郡志予得參末議啟請
天台——少宗伯錢塘汪徵君西顥主其事歷再稔而告成繼

有事於縣志發凡起例一依郡志而綱舉目張徵引典物根
據史傳要皆科律省志較舊志為得體裁工既竣展卷循省
幸少魯魚亥豕之訛夙志藉以伸而予猶不能無歉然者志
乃史之支流餘裔求其文贍事核非殫見洽聞不為功昔孔
子作春秋得十二國之寶書而於老子剡子下逮師襄賓牟
賈之屬無不咨訪然後文成數萬至言夏殷之禮則惜杞宋
之無徵是紀事纂言未有舍文獻而能成者永邑前志距今
八十年老成凋謝掌故失傳經籍所載自宋以來名人著述
夥矣無一存者學士大夫家傳誌銘叢言勝史之畱貽亦求
之而不一得欲志之美備其孰從而取之而詳之嘗攷前明
宏才碩學接跡而——本朝王阮亭司寇獨取黃才伯廣東
通志李川父河南通志暨舊藏陸鼎儀山東通志謂皆精審

不苟而惜楊升庵四川續志馬伯循陝西通志未及見由司
寇之言觀之志若是其難何哉蓋有博而不精者矣未有精
而不本於博者也今一代著作巨手才何遽不若前人乃徵
文考獻而石室名山竟同無字之碣齒危髮禿不啻無口之
甌不得不據往迹稍加釐訂求如史公所謂網羅散佚放佚
舊聞者則頭白有期汗青無日予又烏能以無憾也哉雖然
周官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以周知其地域廣輪將以參乎人
風以達其治也是以王制司徒之官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異俗者詳舉剛柔輕重遲速器械衣服而綜之以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可知志之臚作其俗宜而重
且大者端在於政與教永邑素號小鄒魯理學名臣孝義節
烈載前志者班班可攷彼都人士猶能嗣此流風餘韻乎

未也覽斯志而觀感興起重有責於化導轉移予承之八載
簿書期會鞅掌不遑於風俗人心滋多愧焉其來者改絃更
張而補予之缺憾是則予亟亟成書之意云爾省乾隆二十
六年歲在重光大荒落重九日三韓崔錫謹序

施廷燦序 乾隆三十年 不錄

黃氏徵又瑞安縣志

十卷

存嘉慶己巳刊本

瑞安志十卷自乾隆己巳重刊逮今垂六十稔多殘缺不可

考邑令張君恐志之漸就湮也屬司訓黃君修輯之而請予序之簡端予惟修志之難有三上無倡則不能修下無應則不能修有倡與應而莫勝其任則不能修況瑞地瀕海滄計昔之令是邑者凡幾輩簿書倥偬紛其志奔走期會勞其形問以興一利除一弊或未之逮邑乘之修抑迂濶矣乃自張君之來也濬河道設陡門興校士館新節孝祠諸廢具舉而又毅然以修志自任使遠者數百年近者數十年因革損益忠孝簾節瞭如指掌可謂知要也已抑又思瑞去郡不百里其山川文物秀甲他邑六君子之流風餘韻故有存者而人材蔚起今昔殊尚豈俗爲之歟抑人爲之歟文章者道德之表著也已往者後來之借鏡也誠覽是志而奮然興感將士習醞而民風厚其秀彥者勵廉隅其野處者知禮讓其鄉隣

之相往來者莫不以孝友睦婣爲勸勉絃歌載塗桑麻被徑
奸宄不生訟獄寢息相與舞詠——聖朝太平之盛以垂之
無窮則邑志之修也豈細故哉予備兵斯土願拭目以俟之
嘉慶十有三年歲次戊辰孟冬月賜進士出身分巡浙江溫
處兵備道前刑科給事中歷掌河南廣西道監察御史右中
允右贊善翰林院編修海康陳昌齊撰

天下事有分所當爲而不得不急爲之者有分所當爲似可
緩爲之而仍不得不急爲之者夫可緩而仍不得不急爲之
若邑志之修是已予於癸丑年始蒞瑞邑諸務次第舉行獨
修志一事以簿書倥偬志焉未逮既而奉檄之永嘉之諸暨
之蘭谿餘姚上虞又轉餉之滇南丁卯冬復蒞瑞就其政之

急者爲之而邑志仍有待將數十年來之沿革損益與夫潛
德幽光不重慮其放失哉予乃商之廣文黃平浦先生先生
力任其事又擇邑之同志者職分校焉於是簡者增繁者節
陋者刪訛者訂如人物藝文志之體例則酌分合而改正之
學校之名宦鄉賢兵防志之自兵籍以及戰艦器械則綜古
今而備載之至如職官志中傳向老曾爲是邑令則據曾南
豐文以補之陸游非爲是邑簿則據本傳以辨之此修志之
大凡亦以見先生之爲功於是志且以見志之不可不急修
也是役也始戊辰迄己巳暮年而刊竣較舊志抑改觀焉而
或乃歸功於予謂自侯之來也河道濬陡門築矣可知養建
校士館新節孝祠矣可知教今又纂修邑志表彰文獻非侯
之功而誰予曰否否此特予分所當爲耳予分所當爲而不

為之而或緩之是曠職也予分所當為似可緩為之而仍急以爲之是循分也夫何功之有雖然有賢師儒以總其事有邑紳士以襄其職而予得藉以觀其成俾數十年來之沿革損益與夫潛德幽光瞭如指掌仰見我 國家重熙累洽一道同風之治不遺於海澨下邑獨非予分所當為而竟克遂志所欲為者與則修志之顛末予又烏可以不記若夫山川之秀人材之雋戶口之殷忠孝節義之經揆文奮武之要此其體之大者已於志中詳誌之故不贅嘉慶十四年歲次己巳四月知瑞安縣事渭南張德標撰并書

廷銘序嘉慶戊辰 不錄

嘉慶瑞安縣志六訓導黃徵又餘姚人己酉舉人嘉慶十年任

案嘉慶瑞安縣志訓導黃徵又平甫所修邑人與分

修者候選教諭戈鶴翔候選訓導李錦瀾拔貢林佩金廩生余一坤鮑作雨生員朱泮洪守一凡七人志為門十曰輿地曰建置曰祠祀曰田賦曰兵制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而冠以圖其書義例詳整繁簡得中於舊志相沿譌說如宋主簿有陸游之類亦能據史傳糾正其失在吾鄉諸志尚為佳本惟人物收陳茂烈茂烈明史儒林傳二有傳云蕭田人此因茂烈祖貫瑞安誤收之藝文載陶弘景著述未免失於斷限襟志記曹氏譜宋理宗諭曹鬻曹字不宜從曲一條尤為委巷之談則疵累之刪除未盡者耳

右郡縣志

溫州經籍志外編卷下

瑞安 孫詒讓 編

宋

無名氏鴈蕩山記

一卷 通志六十六國史經籍志三

佚

溫州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章氏望之鴈蕩山記 良齋浪語集三

佚

薛季宣鴈蕩山賦注走家東甌有祠祭田在鴈蕩山下隆興初赴調因取途焉愛其巖谷秀異歸得建炎間郡丞謝君升俊山圖石本字多漫滅已而得樂清洪丞藏所饒新圖并賦歲正月望始得皇祐校書郎章君望之山記于是圖籍大備章望之鴈蕩山記舉山無崖凡山有名號者蓋純石土山不與焉 記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今承天寺是也至己卯僧行亮神服居山之深者今靈巖

寺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東而居者曰碧霄菴今靈峯院是也于是有民居矣皇祐元年己丑縣尉甄昂乃發蕩陰山水南閭是也 記有禽黃色而差小者謂之金雀有羣鳴而聲相抑揚者謂之山樂官有獸如鹿大健而能歷險謂之山羊白者如雪猿有毛如狨謂之金線此鳥獸之異者也 記鴻雁以時而集故以名上多娑羅樹大箴竹 記敘水源蕩水南出爲大龍湫南東會于天柱飛泉水流東爲照膽溪會羅漢院水南入斤竹澗入于海大龍湫分流而下過石門西凌雲之寶冠古塔水爲長傲原南入于海石城之東其水東流會小龍湫淨名水入水簾回峯水南爲白溪入于海靈巖之陰其水由真濟會靈峯及西北五里寶月菴之水南流于溪西會白溪入于海蕩水北出爲新溪



會寒坑池上大溪又會胡南坑版藏二大溪東南入于海
記載遊山由歷爲詳今存之其不見于記者益之記山去縣
七十里而遙越白沙武缺芳林三嶺達芙蓉驛逾姚輿嶺過
長徽原至山之古塔菴凡菴皆有僧廬也石達之峰有連珠
靈犀獅子仙冠立戟石表其巖羽人其石招賢 記入東北
十三里至寶冠菴以巖名其峯寶箬招賢其水瀑布其泉清
涼漏巖而下又有石梁石鏡 記東三里至凌雲菴以峯名
含珠朝陽合翠芝草大石門天柱梅兩雙人峯相竝也 記
東二里至石門院其峯天冠伏虎五靈雙穴其岩寶陀其嶂
連霄 記出石門院西北過石冢登連霄十五里而遙蕩頂
大泉渚焉此山之甚高目處而羣山層列于左右前後僧云
五十里者多辭云四望而及達必千里 記石門東五里至

羅漢院其峯童子文英石龜及兩巒其嶂朝陽連雲其石連
生于山腰長覆其下曰石行廊 記東北四里至承天寺其
寺前之峰聳如卓筆曰戴仁寺西曰棲鳳山又東南隅二峰
重沓如屏曰華陽西南一山回合若城曰回巒嶂東北一山
勢若龍游曰戲龍北應紫極常雲西北山曰羣鳳皆連揖相
望如敷連環合前溪有大石柱二相向若筍曰石門下一里
有龍潭二照膽溪夾道西流西南一水又正南一水會于寺
右前流翠雲亭西北一水流寺之左會照膽溪流石門龍潭
斤竹澗是以九峯四水叢聚之地謂山之宗始云 記西北
二里至普明菴西渡溪而入北至天柱菴山曰紫微至華嚴
院峰曰陵霞北至瑞鹿菴以巖名其峰師子石碑圓蘿立筍
削玉其山大者曰翠微屏其石鷓尾凡三菴相去皆二百步

而近 記瑞鹿西一里谷曰大龍湫瀑布下流百丈而入于
湫天樂宴坐香爐三峰在南 記普明折北六里至飛泉巷
有泉自巖飛而下爲西龍潭有山中斷曰小石門 記東北
三里至石城嶺嶺東北三里而長下嶺道二百步有峽曰經
行北入十里兩山辟立以相向如門闕其石色黃其中峰巒
秀拔有溪泉瀑布經行之東其峯筍石茶爐其巖白雨又有
卧龍山其石虎踞覆盂 記嶺行八里至靈巖寺所倚之山
曰石屏風其峰天柱獨秀寶印招賢師子卓筆堯闕伏龜重
樓雙峰其巖橐籥柱金石指讀書神迹楞嚴龍泉文會礪齒
火焰其嶂平霞其崖石碑其湫小龍其石僧寶其洞天聰羅
漢其谷安禪藏珠其泉合掌摩訶又有石城石明堂石魚石
倉石斛石龍西石橋 記東二里道北山缺而穴者三相去

百步曰宴坐巖虎口巖石龕其嶂排雲在道南其峰大巧在
道北東二山相對道出兩間曰石門峰三里至淨名菴其峰
天冠後三峯曰總角金鼎蓮花石神迎陽其名居士西小石
屏其谷水簾新月簾狀谷也 記又三里至同峰菴嶂曰疊
疊谷曰靈珠以泉名也又東三里二山之間至靈峯院西方
山曰大小石屏嶂曰凌雲其峰最高者碧霄五雲者以數言
其下蓋五老臺云倚天鳳凰超雲丹桂香爐朝天其下有白
雲菴藥杵戲師子石屏架海朝陽靈芝靈龜雙變其巖西真
神王石濟修道赤石巾子侍郎騰波其洞龍遊羅漢其壇曰
花亦曰羅漢其谷會賢其石飲羽觀音含珠亦曰神王又有
龍潭石獼猴石浮圖星河橋石室 記靈峰之陰一里有峰
曰佛掌因其下穴而爲菴與疏雲面屏三賢小高菡萏玉口

而七其巖逼曰隱真又山曰紫翠屏西北四里至真濟菴十里而西有石門樓 記侍郎巖爲胡兵部居之 記靈峰東一里謝公嶺山之東盡于此矣 記嶺行一里石梁菴因梁而名 記東南三里至白若驛西北十里外有南北閣二村相去十五里南閣西十五里有院曰崇德北閣西北一里有院曰白巖相去十里而遙衆山中惟板藏土多石少在南閣西七里蕩陰之最高也崇德南三里湖南坑蓋山之罅接蕩三里高泉瀉下大龍潭在焉其瀑布爲最大有隱仙巖蓮花寶幢四照蓋大石相倚也寒坑泄去閣十五里其水與台州西界相分九曲行于石溪出白巖東無亂石焉此水勝于山之處也有烏巖石竹廊煉藥爐仙人之田王子晉仙橋散漫遠矣其深者去白若五十里而遙去城迂僻好事者莫知故

難見也良齋浪語集三

輿地碑記目一鴈蕩山序云樂清縣鴈宕諸山在焉難以殫載校書郎章望之有記

曾唯廣鴈蕩山志二十二按記中所稱開山數歲皆本薛賦竟置諾詎那于不問矣又鴈湖在西外谷大龍湫在西內谷毫不相涉以爲蕩水南出爲大龍湫者俱誤

宋史文苑傳五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初由伯父得象陰爲祕書省校書郎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嘗北游齊趙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案鴈蕩山記最古者鄭氏通志所載不著撰人攷鄭氏所錄止于北宋末章記作于皇祐間則鄭所見或卽章記也胡汝寧萬厯鴈山志附錄鴈山記一篇不

著姓名以其文覈之蓋即依薛良齋賦注所引章記
掇拾贗作其所採既多遺漏又多任臆移竄記內略
附小注亦未詳備其舉山無崖句注云崖鳥名似鷹
而稍大生於海崖中海邊居人謂之曰崖其色蒼白
色亦謂之白崖此說尤為謬妄不知章記原文訓崖
為山邊說文崖山邊也崖高謂鴈山諸峯悉石壁倚
天無邊圻可循故下繼之曰凡山有名號者蓋純石
土山不與焉至溫方言謂鷺鳥聲如崖者當為鷺此
見說文鳥部後世變為鷺字宋本說文鷺聲之轉鷺
舛又冒鷺字音切段玉裁王念孫始正之聲之轉鷺
音同屬胡志既不達章記之旨又未完俗語傳譌之
原強以為說殆可哂也曾氏廣鴈蕩山志亦錄此記
題為袁采則不知何據萬麻志一新溪在鴈山北蕩
水北出為新溪東流會于寒

坑版藏大溪南入其崖字說解亦仍明志之誤至附
于海亦引袁采記
按以記中所稱開山歲數皆本薛賦而不知薛賦實
本章記則以舊志所錄薛賦注均不全浪語集傳本
又鈔故有茲誤惟辨蕩水南出為大龍湫則目證之
論勝于按圖作記者爾今采賦注所引逸文香錄於
此使攷鴈山故實者有所據依不至如胡曾諸志之
重性馳謬也

明

胡氏汝寧鴈山志

四卷

存翰林院儲明榦本 遜學齋藏鈔本

樂邑在浙東南之濱其山脈自天台迤海上至此則石骨嶙

外編

分編高同第書

响龍從律宰奇形怪態刻削天巧海內好樂之士爭慕之卽
不獲遊亦必索圖志以髣髴覩其山川之勝然每以刻久字
刊不便觀覽為恨余治樂之二年適兵道唐公出示察院馬
公鴈山紀勝詩三十韻命刊入志前且令考舊志仍加鈐明
余遂求先續二志及近日詩文若干卷統皆翻刻以不負唐
公之命而得縱目於騷人詞客之所為大都誇詠其瑰歲絕
特之狀登眺臨觀之美亦云備矣而新安樸溪潘公一序獨
切切焉慮民疲於供命之艱先是置之太簡余竊謂古人之
用心果好異乎昔齊景公欲為轉附朝儻之觀而晏子進以
興發補不足范文正公記岳陽樓以直寫其江湖廊廟之憂
蓋士君子致君澤民之猷負之素定誠不以玩物遷也公之
意其在斯歟其在斯歟公前樂清令也余去公遠不及盡得

其當時治樂之所設施然傳者謂公誠心愛民靡事炫飾觀
此益信不然昔今之令樂者凡幾而公民有專祀歲時奔走
不懈豈人力也哉因移其文弁於山志之首是役也博稽精
校蔣生國輔林生有鳳與有勞焉得併書之時萬厯辛巳秋
八月之吉南昌胡汝寧識

廣鴈蕩山志凡例嘉靖閒朱諫輯鴈山志四卷章彛梅侯一
元為哀續集至萬厯時邑侯胡汝寧合刻之傳其略耳

萬厯溫州府志七樂清知縣胡汝寧南昌人進士萬厯十二年任陞吏科給事中

案胡知縣鴈山志余從翰林院所儲明刻本傳鈔四

庫提要因首載潘潢敘設指為嘉靖朱志辨詳十卷朱諫鴈山志下其書合朱章兩志

為一帙而刪其人物一門并補正其闕誤胡氏自敘
謂翻刻二志實不然也其書首為山圖次山名及四

谷山水勝蹟次寺觀而附以仙釋次物產次詩文其攷證頗多疏舛如薛文憲鴈蕩山賦注陳州商水人陳覺游山遇入定僧爲說法良齋浪語集三此書仙釋門載其事乃以覺爲陳州商謝靈運石門山夜宿石門諸詩乃處州青田石門山此書以爲卽鴈山石門而收其詩至於詩文一卷寔然巨冊實居全書之半亦不出地志家廣輯藝文之習不徒采薛賦注爲無名氏鴈蕩山記注釋謬陋而已詳上章望之明槩本書首鴈蕩山記下又坵題咏詩二十七葉爲原目所無首爲馬象乾鴈山紀勝詩三十韻自敘謂兵道唐某所付刊此外尚有天啟丙寅督學樊良樞崇禎元年濟南張延登崇禎甲戌東蜀喻思恂及知縣徐待聘諸人詩覈其年

月並在胡後非所及見蓋後人又有增刊非胡志舊本也

又案千頃堂書目八載蔣國輔重修鴈山志無卷數今未見其書此志自敘稱博稽精校蔣生國輔林生有鳳與有勞焉疑黃目所載蔣書卽此志著錄家偶誤題耳然通志府縣志並載其目今仍錄於內編而坵識其疑於此

徐氏待聘鴈山志勝

千頃堂書目八作鴈蕩山志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又作徐時聘鴈蕩山志並

設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

四卷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千頃堂書目八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鴈山志勝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徐待聘

撰待聘字廷珍常熟人萬厯辛丑進士官至按察使副使是編乃其官樂清知縣時所撰卷一為山之名勝及人物土產雜事二卷三卷皆佛刹四卷則所自作詩文也其凡例有曰舊志凡詩賦題鴈山者或以臨泣或以要津皆翦搜而銓之而文之微占於山者亦聚焉又有欲世識其名者賂劊劊氏私刻攬入真贗竝收薰蕕莫辨山靈有知定當作嘔今皆刪去云云其言可謂深中地志之陋習然舊作雖已汰除而又獨錄已作一卷其亦尤而效之矣

萬厯鴈山志一琴川徐待聘號紹虹員外前樂清知縣

萬麻溫州府志七樂清縣知縣徐待聘常熟人進士萬麻二十九年任調繁上虞縣

溫州府志
WENZHOU LIBRARY

氏

氏

僊巖志

十卷

存瑞安項氏臧明刊本

今神州赤縣爭詫賞洞天福地爲仙踪奇閱東海故靈區也
瑞邑滙海鍾奇突有仙巖稱福地二十六云夫天台以赤

清之奇爲寒山子燒灶豐干饒舌遂動閭邱太守之訪
鴈宕則以龍湫著雷轟雪舞從空曳濺諾詎那尊者宴坐而
收濛濛之雨作川上觀抑又奇也乃縉雲爲軒轅煉鼎處遂
駕火龍而髯化爲草奇矣百一稱仙也仙巖備天

不即不敢執牛耳與天台諸勝爭狎長之盟而懸崖峙
笏飛瀑噴珠陶隱居之丹蹟依稀在焉至今嶺上白雲
飄縱猶冉冉襲人衣裾也喜樹環臺流觴坐蓮抽芳可

觴可詠 不改蘭亭風致而 立巧玲瓏之洞翠 紆宮鬱
之磴皇井帝池與安禪伏虎遺址若隱若現於逋雲出卷之
塢遙眇突崖盤曲則止齋先生讀書臺也風朝雨夕松籟虛
清怡吾 伊出喉間响焉蓋亦一大奇島也繡錯自致布武
可收鎚鑿 謝公之勞濟勝省玄度之具奇處政在几席之
閒恨肥腸熱中隨緣話笑不領畧此中佳趣而達宦輜使自
謂丘壑風流亦且興致開落竟不能以臨風紗帽輕付之前
清谿白石訂奇緣之知己又可 也開 來地不少奇勝游
自罕奇入耳雖然奇固不在佳山水也斷崖濺沫疊翠空青
能以鬼斧之變幻錯而供文人七寸之揮霍則地奇而句裁
其鑠字琢其珠以夢花之大筆手婉以繪其骨立 流之真
面目拳石清漣自我不朽則人更奇是集也以學博 先生

與山人 公翰 爲訂先生品地奇特唐音晉墨翩翩風雅
前無作者與山人博致足相賞也迺搜所經載 哀所未覩
雲 霞斐鬪致競情無不 然作天際真人想一披閱焉
力所經若晤故友即屐齒未涉恍聰鸞笙齋心煮茗酌此山
靈其坐領清福當不數少文山人之卧遊矣崇禎癸酉 季
秋穀旦仙陽九滌李燦基漫書

無名氏平陽前倉鳳山志

一卷述古堂書目三千頃堂書目八

未見

平陽縣鳳浦埭志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平陽鳳浦埭志今從述古堂書目三千頃堂書目八

一卷述古堂書目三千頃堂書目八

未見

千頃堂書目八平陽縣鳳浦埭志一卷不著撰人

國朝

周氏清原游鴈蕩山記

秦瀛已未詞科錄一作鴈蕩山游記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並作游鴈蕩記今從刊本

一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存 吳震方說鈴本馬俊良龍威秘書本

左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游鴈蕩記一卷兩浙學使周清原著

已未詞科錄周清源字雅楫一字浣初號且樸又號蝶園江南武進人國學生由左春坊左中允董訥薦舉授檢討歷官至工部侍郎著有鴈蕩山游記

案周蓉湖康熙二十七年以左春坊在贊善督學浙

江見雍正浙江通志游鴈蕩山記即其按試溫州時所作記止七策以所述覈之蓋塵歷靈巖大龍湫諸處

未能窮十谷一百二峯之勝也

釋寶行鴈山圖志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

未見

彭維新敘崑崙之有五色也蓬萊之有九氣也華嶽之有三

峯也舉世而知之也無論已其次則鴈蕩台山膾炙天下而
台山之勝清真寂寞息心養道者之所居也惟茲鴈蕩嵯峨
秀麗蔚然可觀余思之慕之欲一登臨而不可得者乙巳歲
奉命視文風於兩浙次及溫之樂邑場事畢而遊觀之興
勃然其難遏矣於是首至能仁長老主席者紹興山陰林氏
子也諱實行字奕菴得法於台之黃邑瑞崖克文和尚余觀
其氣象雍穆扣之知爲有道禪人遂相與莫逆同遊十餘處
見夫奇峰疊出怪石驚人雲樹示空中圖畫烟蘿著域外
章瀑布作聲靈禽欲語余喟然嘆曰此天設也地造也何令
人賞之玩之徘徊而不忍去也余亟索其圖志奕公曰圖志
之湮沒也久矣余曰惜哉越二年再任浙藩奕公以新輯圖
志見貽余細玩之不啻重遊勝景而千妍萬秀如在目前也

余愛不釋手奕公曰今圖志雖新不可無一言以傳聞以其
師中興瑞巖碑記爲請余欣然諾之嗚呼山運之有隆替也
亦猶人事之有盛衰也事有盛衰得其人而舉之則一言一
行可以垂百世運有隆替得其人而傳之則一邱一壑可以
光萬古是志也得奕公而傳之此山不朽矣愧余不文而弁
其首徒有玷於山靈云爾廣鴈蕩山志二十六

宋鰲敘昔謝康樂爲永嘉守癖於山水搜奇獨失鴈蕩至宋
祥符中名始著豈勝地顯晦亦自有數耶夫邑有名勝天地
之靈異鍾焉莫不有魁奇特出之材照耀千古而人與地而
俱傳故鴈蕩顯而即有王梅溪挺生其間幾與武夷之有朱
晦翁比美無窮焉而章恭毅之忠正不阿又其後先相輝映
者爾余三湘九疑人也未嘗不愛佳山水適奉命來宰是

邑凡夫城郭邨堡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皆當指識以爲治畧焉有名山在望而可漠然遇之者乎政稍暇嘗一登其巔選幽探竒目不給賞然後知稱浙中山水之勝者必以鴈山爲美且難并良不誣也舊故有鴈山圖志然年遠漫漶不可測識因喚匠一爲洗剔重梓而新之都人士咸問序於予予惟志之有圖自宋敏求長安志始而鴈山圖志之有十八刹自唐釋一行鴈山十八刹序始將使覽勝者握一卷之書而歷其境雖風雨廬中足當卧遊藉以慰風人逸士之思而且使邑之人爭自濯磨以追蹤前哲無俾山靈有今不古若之嗟則勝地之顯賴傑人以不晦是又守斯土者所厚期也夫廣鴈蕩山志二十六

朱椿敘間嘗攷寰宇記名山皆有志大都甲乙洞天品藻巖

壑好竒之士摹刷流行傳移紛博歲時閱逾往往鉞板岷竭墨譌文缺觀者憾焉然而事紀景勝體制別於國乘有司每以補綴修輯爲後而圖志或浸廢理勢固然也浙東山水甲天下歸宿結竒獨在鴈蕩其有圖志由來舊矣然地濱海嶠千盤萬仞世罕有津逮咸手其一冊爲快相傳山高四十里上有湖十里惟鴈宿焉東西內外谷四古寺十有八龍湫大小中別爲三峰百有二名泉六巖三十一竒石三十三潭十四古洞十有三凡溪池峽澗巖門屏嶂譎怪變幻更僕難數予聞而竊慕之十六年辛未冬奉命來甌括越明年訪俗至樂清而鴈山去縣東鄉九十里取道得次游覽東望溫嶺北眺蒼山其西連左原南達玉環誠震旦之奧區南戒之巨麗俯仰愕眙與向所聞合而有加焉遊屐縱未徧歷亦得放

懷大觀歎爲奇絕乃按其舊志所謂墨譌文缺漉漫不可揣
索今楚南宋君來署是邑增修舊志已於事而竣披圖考訂
流覽豁如足以傳觀天下昔宋樂清尹周邠以鴈蕩圖寄蘇
子瞻一時傳爲美事愛奇之志與復古之心同耶不同耶予
述其梗概俾知浙東靈境歷代詞章不爲斷簡蟬穴所隱修
輯之功不可謂無補至於洞天福地崖壑爭奇爲士夫所弭
節翱翔風雅激宕豪俊弔金碧之廢興尋緇黃之故躅甲乙
品藻著爲文辭前人之述備矣予不復序云廣鴈蕩山志二
十六
俞文漪敘東甌多佳山水而鴈山爲最王梅溪產於其鄉有
鴈山五經眼茲行尤可觀之句則知崇岡疊巘千態萬狀實
有引人入勝者余守郡三載曾未一經眼焉聞有圖志數卷
東西谷有十八剝靡不盡繪以是爲可供吾臥遊也乃板以

年深剝蝕按其字畫幾如摩挲石鼓不可測識豈俗吏終爲
山靈所鄙耶客東宋君洪川來是邑公餘取舊志而新之而
全山真面目遂躍躍楮墨間予披而覽之如睹瓊臺天柱諸
峰拔地倚天而烟霞變幻也如登飛泉游淨名曲徑通幽霏
法雨而注慈雲也炎節凌歎身如坐紅爐中蚊如蠅差小驅
之不去忽見龍湫瀑布懸崖千尺恍風颯颯至濺珠飛雲於
几案閒也斯亦奇矣然余於此重有感焉古者建邦之土地
掌之大司徒而山經地志徵文考獻一方之風土人物係焉
是志也者誠涖茲土者所有事也鴈山乃樂邑一隅耳而通
郡名勝未易更僕數今山圖固粲然矣而郡志失修者垂七
八十年其漫漶甚於山志未修時倘聽其日就湮沒使後之
嗜古者無爲考鏡資謂非守土者之責歟余用是懼滋甚若

云遊也則昔胡康侯恐妨職事且望衡嶽而弗登卽山水之癖如謝康樂而蠟屐所經猶遺鴈蕩矧余乏作賦才而觀山玩水之急急乎廣鴈宕山志二十六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鴈山圖志

無卷數 巡撫採進

江蘇本

國朝僧寶

行撰實行字奕菴山陰林氏子居鴈山能仁寺因搜羅名勝編次成書首鴈山十八刹皆有圖次山水諸說次藝文

右山川古蹟

宋

汪氏季良平陽會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作平陽會書今從直齋書錄解題五

四卷直齋書錄解題五

佚

葉適敘玉山汪子駒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為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目別多寡貧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

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爲之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
終汲汲以民爲家至於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
其力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
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由仁義
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水心文集十
直齋書錄解題五平陽會四卷通直郎知平陽縣汪季良子
駟撰平陽號難治爲浙東三陽之冠季良治有聲迺以一邑
財計自兩稅而下爲二十一篇終於歲會芻通沿革本末大
略備矣又爲外篇五條如砧基副本催科檢放及書羊除科
敷之類以爲此財用所從出也季良端明應辰之孫佳士且
能吏也得年不永士論惜之

案汪知縣季良雍正浙江通志名宦傳萬厯温州府志治行傳

傳並有傳

蔡氏逢時溫處海防圖略

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五千頃堂書目八

存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五溫處海防圖略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蔡

逢時撰逢時字應期宣城人萬厯庚辰進士官溫處兵備副
使溫處爲兩浙海疆門戶明季倭寇出沒號曰要衝逢時此
書作於萬厯二十四年皆據當時文移冊籍編次成帙凡地
形船械以及戰守選練之法無不畢載共爲圖四子目四十
有三

李氏如華溫處海防圖略

千頃堂書目八題李汝華今從明史

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八

未見

案李如華官秩籍貫並無攷

無名氏溫州水利

四卷 千頃堂書目八〇 述古堂書目四作一卷

未見

國朝

沈氏雍平陽學校志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 沈雍康熙二十六年教諭課士有方手輯學校志

案沈教諭雍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名宦傳並有傳

右經政

明

劉氏球卓忠貞傳 千頃堂書目十

存忠貞錄

明史一百六十二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禮部主事王振銜之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支解之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

案劉忠愍卓忠貞傳見忠貞錄今所傳寶香騎虎事卽出是傳明史本傳亦全本之然忠愍子鈺編兩谿集乃未載疑當時革除之禁未開故有所諱也

鄧氏淮鹿城書院集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一 千頃堂書目八

未見

自敘國家尊崇正學以隆世教凡儒先與聞斯道者類為建祠則夫程朱張子之高弟常致力於性命道德之懿而又同出於一郡者不特舉而專祠之其何以風勵後哲者哉夫溫之號小鄒魯也久矣鄒魯之後千有餘載而後程朱張子者出倡明道學以傳諸其徒然竊觀列郡少或二三人多止五六人蓋未有如溫之衆者今考之在程門者十有一人朱門亦十一人南軒之門一人焉其更相授受往復之書具在而其遺言緒論猶有存者況我朝編輯五經四書性理諸書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者悉見采錄則其有功於道學亦大矣故予假守此邦寤寐諸儒而推本其所師即欲為創書院採摘其行事問答彙為一帙而同寅李君增劉君塘何君鼎皆躋其事於是白於侍御陳公秉衡憲副林公舜舉趙公

粟夫悉蒙嘉諾而藩臬諸公無閒言焉永嘉令汪君循乃相厥費度材擇良於鹿城卜吉孟春不五越月而書院成尊程朱張子四先生南鄉其高弟門人東西鄉以侑焉師友一堂宛然當時氣象非徒以觀美也於以闡其淵源之所自表正學也於是父老攜杖往觀者皆嘖嘖嘆曰自宋以至於今幾三百年而始一見後學之入其門升其堂者徘徊瞻顧如諸儒之在前而其景仰自不能矣夫以聖朝學校遍天下若無俟於書院者然前賢往跡風教所關況程朱張子及門之士又非餘子可例論者乎故書院落成卽採溫之有志於學者討論其中使密邇諸儒興起其善則此邦正學之傳不待外求而自有餘師矣此書院之所以創也嗚呼書院創矣而諸儒之事行問答未之統一學者難於遍覽爰命郡邑諸博士

采輯數月始克成編復謬加改正梓示同志白鹿城書院集
使皆得以讀其書思其人而尚論其世焉然則書院之集文
可已也哉淮狂僭之罪誠無可逃然表正學以正人心則愚
於此實拳拳云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八

王瓚敘歲重光作噩夏鹿城書院初成郡守吉水鄧侯淮集
僚屬潔牲醴以落之祠宋程張朱氏四夫子以溫嘗從學者
二十三人侑焉苟列齋室將以居邦之願學者章逢駢趨眾
庶企竦以爲盛舉夫嶽麓應天石鼓白鹿凡以書院名者悉
聚徒肄業爲闡道植教之地弗崇祀事也而今緣祀事而爲
之則其意亦微矣道具於六經散載於郡賢之籍而實原於
吾心有志者皆可力探而神會之然人之庸情必藉風勸而
後自振拔必藉啟掖而後始懋勉以進程子鳴道於河雒朱

子鳴道于武夷南軒鳴道于潭衡之間孔孟以還莫斯爲盛
而吾鄉先哲不遠數千里而往從之爲是道也是道也求則
賢舍則愚先哲所以求者孰非吾所當求者乎使時有如四
夫子者吾亦往焉時微四夫子則其師徒問答粹言緒論猶
有紀者吾而誦其書式其人想光儀於一堂以冥挹其授受
之罄刻耳如真聞目如真見因不二之性靈究本同之闡要
自獲闡斯道之藩籬而窺其堂室不待外搜遠覓而聖賢之
業存焉蓋所以恢拓教基揭示學的無條約而字無言令而
喻矣嗚呼此鹿城所以有書院也此表章先哲所以爲後學
計也自慶元迄今幾三百載才彥之生常常有之顧其所謂
學者役精斲思鍛鍊風物而自爲雄長稽式揣似鋪飾枝蔓
而馳狗時好言與心攜心與道貳河雒武夷之實學荒落湮

熱疇克醒悟而還諸舊軌侯惠我邦以敦化正俗爲首務是
宜加之意也樹之津梁而躋于大道使人有持循嚮往之定
志胥體玩于性命道德之際而邦之理學始有勃然中興之
機矣書院既成爰撮先哲事行問答之概類爲一帙侯自爲
首序既詳至矣而復命某識其後某鄉後學也正處誘掖風
勸之中者也觀禮階下肅容興敬謹推侯之意以諭諸同志
且以自詔焉慎江文徵三十三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一鹿城書院集

無卷數
巡撫採進

浙江
明鄧淮

撰淮吉水人成化辛丑進士宏治中官温州府知府以南宋
時温州之士游二程張朱之門者有周行己等二十三人乃
命永嘉知縣汪循即鹿城建書院祀二程張朱而以行己等
侑焉復輯諸人誌銘家傳及其遺事緒論見於志書語錄中

者彙爲此編雖亦講學家標榜之書然永嘉學派頗異新安
淮不分門戶於其間則視黨同伐異者其公私相去遠矣

黃氏公瑾地祇上將溫太保傳道藏目錄詳注上

存道藏本

道藏目錄詳注三孝字號地祇上將溫太保傳補遺附黃公瑾述太保姓溫名瓊字子玉乳名卓郎溫州平陽人也蓋太保威靈顯化傳內甚詳

案黃公瑾事時代籍貫無攷溫太保傳收入道藏今未見其書以道藏目錄所述覈之與宋濂忠靖王廟堂碑所載大異宋文憲集四十七未知孰信也

右人物

宋

韓氏彥直永嘉橘錄直齋書錄解題十五並無永嘉二字今從宋史藝文志四

三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宋史藝文志四四庫全書總目

存左圭百川學海本

橘出溫郡最多種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為八種橘又自別為

十四種橙子之屬類橘者又自別為五種合二十有七種而乳柑推第一故溫人謂乳柑為真柑意謂他種皆若假設者而獨真柑為柑耳然橘亦出蘇州台州西出荊州而南出閩廣數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與溫橘齒矧敢與真柑爭高下耶且溫四邑俱種柑而出泥山者又傑然推第一泥山蓋平陽一孤嶼大都塊土不過覆釜其旁地廣袤只三二里許無連崗陰壑非有佳風氣之所淫漬鬱蒸出三二里外其香味輒益遠益不逮夫物理何可攷耶或曰溫並海地斥鹵宜橘與柑而泥山特斥鹵佳處物生其中故獨與他異予頗不然其說夫姑蘇丹丘與七閩兩廣之地往往多並海斥鹵何獨溫而又豈無三二里得斥鹵佳處如泥山者自屈原司馬遷李衡潘岳王羲之謝惠連韋應物輩皆嘗言吳楚間出者而

未嘗及溫溫最晚出晚出而群橘盡廢物之變化出沒其浩
不可攷如此以予意之溫之學者繇晉唐間未聞有傑然出
而與天下敵者至一國朝始盛至於今日尤號爲文物極盛
處豈亦天地光華秀傑不沒之氣來鍾此土其餘英遺液猶
被草~~交~~而泥山偶獨得其至美者耶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
橘著花然嘗從橘舟市橘亦未見佳者又安得所謂泥山者
啗之去年秋把麾此來得一親見花而再食其實以爲幸獨
故事太守不得出城從遠遊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
其下而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減荔子荔子
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有譜橘者子愛橘
甚橘若有待於子不可以辭予因爲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
陽公蔡公之後亦有以表見溫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

在夫橘爾
嘉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彥直序

直齋書錄解題十橘錄三卷知溫州延安韓彥直子溫撰世忠長子也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五橘錄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韓彥直撰

彥直字子溫延安人蘄忠武王世忠之長子登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光祿大夫致仕封蘄春郡公事蹟附見宋史世忠傳此譜乃淳熙中知溫州時所作宋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俱作永嘉橘錄卷數與此本相合文獻通考作一卷蓋字之誤也彥直有才略而文學亦優嘗輯宋朝故事名水心鏡凡一百六十餘卷為尤袤所稱今不傳是錄亦頗見條理上卷載柑品八橙品一中卷載

橘品十八以泥山乳柑為第一下卷則言種植之法皆詳瞻可觀陳景沂作全芳備祖引彥直此錄謂其但知乳柑出於泥山而不知出於天台之黃巖出於泥山者固奇出於黃巖者尤天下之奇云云蓋景沂家本天台故自夸飾土產不知彥直是錄專記永嘉不當借材於異地也其亦昧於著作之體矣

勞大與甌江逸志永嘉之土宜樹橘韓守彥直之譜足徵

案韓知州彥直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名宦

傳並有傳橘錄專紀宋時之永嘉二郡所產上卷柑八種曰真柑曰

生枝柑曰海紅柑曰洞庭柑曰朱柑曰金柑曰木柑曰甜柑而以橙一種附

焉中卷橘十四種曰黃橘曰塌橘曰包橘曰錦橘曰沙橘曰荔枝橘曰

軟條穿橘曰油橘曰綠橘曰乳橘曰金橘曰自然橘曰早黃橘曰凍橘

而附以朱欒香欒香圓枸橘自序所謂橙子之屬類橘者是也非橘提要數

云橘品下卷述種植製蓄之法九種治曰始栽曰培植曰去病曰澆

灌曰採摘曰收藏曰製治曰入藥紀述最為詳備而文筆簡潔尤有陸疏

稽狀之遺自序謂欲坵歟湯文忠牡丹記蔡忠惠荔枝譜之後殆無愧也

至吾鄉所產橘種類蕃盛雖尚甲浙中而自宋迄今年代浸遠物產變

遷此錄所載諸品多不能舉其名狀此尤譚橘官掌故者所宜稽攷矣

右物產

宋

無名氏鴈蕩山集

一卷通志七十

佚

黃氏仁榮永嘉集

三卷宋史藝文志八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五永嘉集三卷不知何人集

萬姓統譜四十七黃仁榮字擇之浦城人以恩補承務郎主

泰和簿知金谿縣累官直秘閣除度支郎中改浙東提點刑

獄知秀州除兩浙轉運副使加直敷文閣兩知臨安府移知

贛州卒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宋紹興知温州軍州事黃仁榮右朝請

大夫知

李氏知已永嘉集

二卷宋史藝文志八

佚

萬麻溫州府志八宋教職李知己

案李知己任永嘉教官見郭象睽車志一萬麻溫州府志秩官載於莫冲劉夙之前蓋紹興間人也

又案宋曾宏父鳳壑法帖卷三刻有王梅溪書札一帖誅人台座不知與何人書也云永嘉集首以謝

康詩中有楊公濟百詠亦可以略見敞鄉風物聊資塗中觀覽云云曾帖宋拓殘本漢陽葉志說所藏據

此永嘉集蓋專收題咏詩詞梅溪書中不紀編集姓名其為黃本李本無可攷矣

無名氏樂清詩集 嘉定赤城志四十

佚

案樂清詩集各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並未著錄惟
陳箕窗赤城志四十辯誤門云謝靈運游赤石進帆
海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即其地也是詩已載
樂清詩集矣知宋時本有是書不知何人所編也

唐賢永嘉雜詠

佚

文淵閣書目十唐賢永嘉雜詠一部三冊闕

案唐賢永嘉雜詠文淵閣目不著撰人當亦宋人所
編周氏慎江詩類一錄唐人詩不盈一卷府縣志藝
文門所載尤鈔此書明時所存亦非完本然尚三冊
足徵按輯之博今無傳帙可惜也

明

謝氏 鐸 游鴈山詩 桃谿淨臺四

佚

自序成化庚子予以憂解官南歸越三年始從吾叔父太守
先生與一二布衣陳敬所郭筠心諸公登方巖望天台鴈宕
蓋蓬萊三島諸仙人若可招而得謂極吾山水平生之好將
自茲始矣未幾復有所掣不果遂明年乃遊塔山又明年謁
番易應先生宿流慶寺先生曰吾老矣遠不可至若聖水諸

公能相與一行乎又明年余秋厓存敬聞之請爲東道主以
遂尋茲約濱行忍菴章公遣其子玄楨來邀登鴈山予重違
番易之約未果也既而番易以疾報遂輟存敬之請乃從太
守先生偕敬所筠心嶼南諸公過忍菴所越宿度謝公嶺臨
照膽潭入靈峰洞過靈巖觀天柱卓筆展旗諸峯至龍鼻水
而止於是忍菴之從子黃門君來會既暮桓能仁寺而止宿
焉明日還過大龍湫觀瀑布望鴈湖絕頂相與咨嗟嘆息以
爲天下之奇觀盡矣遂復由故道過忍菴而宿又明日乃歸
九月十日也於乎鴈山在東南名天下舊矣吾相去不數十
里而往來于心者已不啻十數年乃不得一至暨其至也復
輟聖水之行而後果豈茲山之遭亦固自有數邪夫以數則
一山之遭且不易得然則吾人得以詩酒自於溪風山月之

閒以相與優游太平全盛之世者可不自賀其遭之大幸也
哉雖然山水之樂在天地閒固取之不窮而得之無禁然極
意之所向而過之亦皆足爲害又豈但富貴利達閒哉吾用
是愧無以上酬所遭於萬一而又惧若茲山之遭樂而不知
所極也敢質之同遊諸公與吾太守先生不識亦以爲然不
聯句凡若干首其名氏各著于下方而凡諸同遊者亦得以
次見焉

桃谿淨臺四

台鴈唱酬錄 桃谿淨臺六

佚

自序弘治丁巳秋敬所陳先生以觀郡志來過予予方議裊
於忍菴章公之子達德達德之弟振德先生孫壻也遂以父
兄之命參決定議爲來秋之期及期敬所至而達德與其兄

慎德以試事未歸因留以俟久之乃請怡雲止軒二叔父爲
偕行予忝以舊姻故實從其後既至而達德猶在杭忍菴公
乃始主盟成禮而退蓋自敬所之來後先往復凡三十有四
日燕笑晤言感事觸物心所不能自己者往往於詩焉發之
予以猥廁其間而章氏之名能詩者亦罔不在蓋已亡慮百
數十首敬所謂宜萃于一卷以存斯文世講之誼因取其無
大關涉者悉刪去之得一韻四十三首爲台鴈唱酬錄予惟
唱酬之義始於賡歌鹿鳴天保之作其來遠矣蓋非獨漢唐
以下諸詩家之贈處和答然也然皆以其意而未嘗以韻韻
之次其宋之末造乎詩之唱酬而至於次韻一韻之次而至
於累數百首詩之變亦於是乎極矣噫詩之變化無窮而人
心之妙用亦相與無窮況夫義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窮

求之哉是詩之韻實始於貞肅公總山之作自公之沒五六
年來凡大夫士之有事於茲山者輒用公韻已不知其幾百
首矣然未有盛於敬所之作者敬所之至類必有作然亦未
有如今日之盛者蓋茲行也其事專其留久故其詩亦特盛
云卷成遂以歸之慎德諸昆季俾藏之亦敬所意也桃谿淨
藁六
明史二百六十三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南
京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肅

汪氏循東甌唱和集

萬厯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國朝

梁氏章鉅鴈蕩詩話

二卷

余於客冬就養東甌甫入郡齋卽作游鴈蕩之想而次兒丁
辰由京請假來甌省視亦急欲侍游值學使者趙蓉舫先生
按試溫州恭兒以提調試事遲至季春下旬始竣乃刻期挈
同登舟並約在城衛守備廖菊屏壽彭幕中客馮芝巖懋凡
五人菊屏詩人芝巖畫師也鴈宕在樂清轄內樂清令蔡子
樹琪爲蔡柳堂刺史維新之子刺史本受業於余故子樹執
弟子禮惟謹且甚樂爲導游主人遂往來俱寓邑署阻雨署
中者一日雨未晴而冒雨登山雖雨而不甚真貫休詩所稱
濛濛者故於游事無礙初由芙蓉村踰丹芳嶺入能仁寺觀
元祐鐵鑊急尋大龍湫路滑而險同人皆易輿而兒又舍兜
而步余亦勉從之度馬鞍嶺由西谷達東谷歷常雲峰列仙

障履雲闕鷹嘴峰紫薇嶂遂達靈巖靈峰蓋經所謂二靈也
入安禪谷觀龍鼻水小龍湫憩於淨名寺次日又歷鳳皇門
鷄靈芝雙笋諸峯陟羅漢洞徘徊久之出洞度謝公嶺望見
老僧巖順途躡石梁洞池邈而至大荆遂出東外谷寓大荆
行館又次日過清江渡遵海而回蓋在山中實三日合來往
程途共七日回郡齋後補作游記一篇七言長歌一首適門
下士邵陽魏默深刺史源亦爲游鴈蕩而來留住署中者三
日旣讀余記與詩問余何不作鴈蕩詩話余曰客冬初到此
間卽欲作東甌詩話居之月餘知城中難得借書之家亦無
可談藝之友廢然而止今若荆爲鴈蕩詩話則此山晚出前
人題詠寥寂恐成書益難默深曰曷不試爲之宋人如呂本
中之紫薇詩話周必大之二老堂詩話亦不過數十條成卷

事因難而見巧物以罕而見珍以我公爲之當無不成書之
理也時適得會唯所輯廣鴈蕩山志詳贍爲各舊志之冠蓋
游山時惜未及見者因即詳繙此志有與詩事涉相者披邵
導竅搜沈掇淪參以芻書緯以己意費月餘日之力次成若
千條以示廖菊屏復爲勘補一過覆視之亦自斐然可觀因
付鈔胥錄成小帙或可增導游之助亦閒補志乘之遺惟默
深遠在維揚不獲與之並几賞析爲可惜耳道光二十八年
歲次戊申重陽日福州七十四叟梁章鉅撰於東甌郡署之
樹德堂

菴林前輩以令嗣敬叔太守權篆東甌迎養至署去春偕敬
叔昆季往探鴈蕩之勝旣作紀游數千言復製長歌一篇一
時和者如雲琳瑯盈篋蓋公以潞國之年具少文之興而繞

滕又皆靈運惠連悉工吟詠故靈璫旣陳宮徵迭應即深閨
淑媛亦奏璫章固宜佳話爭傳不徒爲此山增重已去年余
歲試由溫至台擬同游鴈山未果持節先行匆匆登眺不及
備攬勝概今年科試復至東甌將乘輶車之便再入鴈山一
觀龍湫飛瀑公因出示鴈蕩詩話一卷不鄙謏陋屬爲之敘
夫鴈山晚出僻在海隅名章佳什唐以前無聞謝康樂出守
永嘉近在跬步今全詩具在惟過斤竹磳一首磳爲鴈山外
戶當時蓋未深入一窺堂奧故無詩即東谷謝公嶺或謂爲
游屐所經亦附會無據至諾具那尊者卓錫開山而唐貫休
有鴈宕經行龍湫宴坐之句實爲此山題詠所自始所惜者
以東坡曠逸之致僅題周郊鴈蕩山圖寄意曾未得與匡廬
開先同形篇翰蓋登山流覽未必皆橐筆之才即境嘯歌或

時少裏糧之興兩美必合古今所難既有其人復有其詩若非彙集成編將愈散佚無及此公所以掇拾畸零極意搜羅弗因前賢名作無多而遂已也此編一出吾知山水有靈亦驚知己古人可作定許同心而公之高吟逸致無負雅游當與名山共傳不朽已倚裝披讀既幸導游之有資且佩公攷訂之精而采摭之廣也謹書數語篇端是爲敘道光己酉四月朔日昆明趙光書於東甌試院之澄觀堂

人靈萬物參三才使光岳川谷靈淑之氣無人領其勝則萬古寂寞而天地爲虛器東南奇秀山水推黃廬台蕩再南則武夷桂林惟廬山當江湖四達之衝天台爲仙佛托靈之所自漢晉即著名黃山鴈蕩武夷則皆至宋始顯而唐以前闕然寥然雖以謝客守永嘉而未闖鴈山之庭奧柳州謫嶺南

桂林其必由之道而無一語及之山川顯晦不以其時哉然武夷之盛著以朱文公作精舍記及九曲棹歌紀其勝乾道間士大夫訪朱子者兼訪武夷於是名勝與台廬抗而鴈蕩黃山桂林則至今無人能專擅其美如朱子之於武夷白蘇之於廬山謝柳之於浙粵山水者是則游屐雖通題泐雖衆而其人其文章不足以配山川則山川亦終不屬其人寂寞如故也虛器如故也吾師長樂梁夫子生長武夷之鄉持節桂林晚又就養溫州郡署皆山水奇絕地慨鴈蕩僻處天末既題詠之又輯詩話表章之於是峰壁洞壑泉石無不雲滄瀑飛於墨素問真可卧游而眾山皆響且生平文學政事軼謝客柳州而上他日話東山水者以武夷屬朱子以匡廬屬太白東坡以鴈蕩屬長樂梁公無疑也獨是桂林山水甲

左右

天下而至今無所專屬且圖志寂寞視鴈蕩缺憾尤甚騷人
韻士多有欲卧游神往其間而不可得者吾師駐節數載盡
以補山川千古之憾亦如鴈山遭遇之幸乎謹書所懷以質
右左蓋又將請益於將來也道光二十有八載門下士邵陽
魏源謹序

右執文

宋

劉氏士英永嘉守禦錄水心文集二十九

佚

葉適跋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
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謀增陴浚隍預儲擬以
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念不可誣也今遂刊布
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
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扞禦之臣乎水心文集二十九

名宦

治行二字不誤
校刊者乃以凡
妄改殊
遷劉謹注

案劉教授士英宋史忠義傳七雍正浙江通志

溫州府志治行傳並有傳宣和間方臘寇溫州士英

與郡人石礪等拒守凡四十餘日守禦錄蓋紀其事也

黃氏勻顯應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黃勻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七宋教職黃勻編顯應集

案黃勻萬厯溫州府志秩官門載於徐鳳之後徐鳳

間刊止齋集見正德本止齋集卷末蓋嘉定以後人顯應集蓋紀鬼神

靈應攷府志祠祀門永嘉城南廂顯應廟神張姓宋

宣和間禦方寇陣亡或即此神也

國朝

勞氏大輿甌江逸志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七

存說鈴本龍成祕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七甌江逸志一卷大學士英廉家藏本國朝勞大

外編

與撰大與字宜齋石門人順治辛卯舉人官永嘉縣教諭是編前紀温州舊事後記其山川物產大意欲補郡乘之闕故命曰逸志然据拾未富且皆不著所出未為精核至謂錢王蓮為娼女更齊東之語矣

紫勞宜齋歐江逸志

乾隆平陽縣志卷二條作東歐逸志凡

五十六條襟記瑣事而不著所出書難以依據其間偶有援證又多不得其原如蠲紙條引廣輿記謂吳越時供此紙者蠲其役故名而不知五代史何澤傳有唐明宗免戶部蠲紙事陶弘景永嘉邑居圖條引郭若虛畫論而不知郭書本名圖畫見聞志原作陶景明永嘉屋邑圖不云貞白景明南齊人見張秀裴遠歷代名畫記一孝源貞觀公私畫史一又載作宗炳若此之類並未

真

詳覈惟劉衡山懋功道雷震孔道人一事引闡然堂類纂其書為今所罕覩劉衡山永嘉人此書疑亦溫州人所著然亦不著撰人不足以補志乘之闕也

孫氏同元永嘉聞見錄

卷

存

右襟志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